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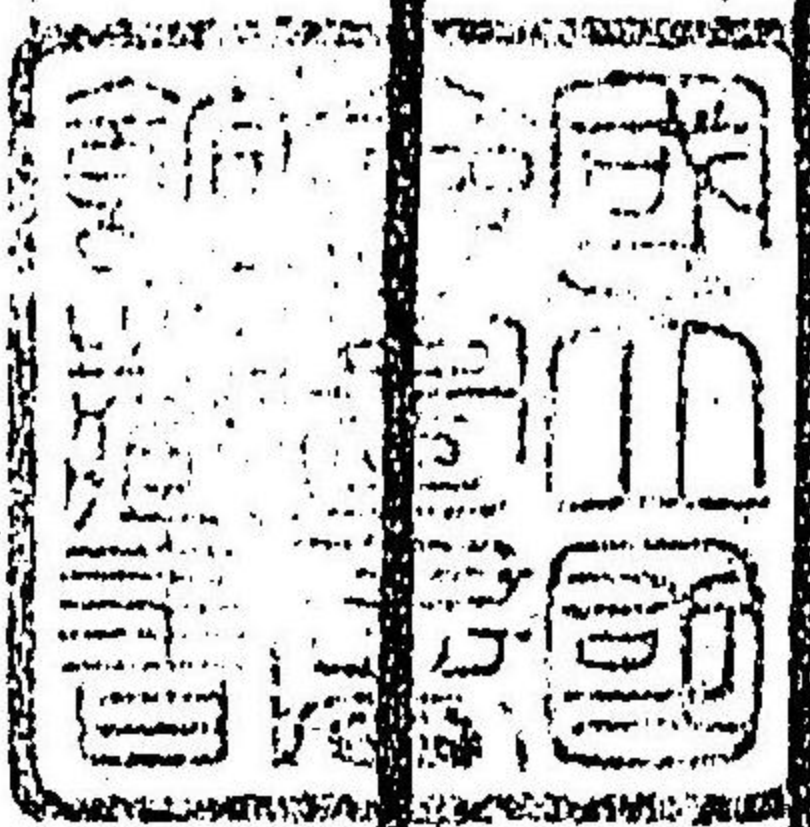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卷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慶長十九年三月大將軍陞從一位遷右大臣天使就拜
 焉。四月天使歸自江戸過駿府諭內旨以前將軍為太政
 大臣准三宮辭不敢當又諭納孫女為中宮乃奉詔當是
 時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治長等陰謀舉兵復其舊業
 治長有姿容密通淀君所言莫不聽與淀君季父織田長
 益議遺書前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盍來輔嗣君城內
 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數萬石足以有為

振筆而大開提簡



志不可奪利長益
深和勝負之勢
確鑿事懇切
之言且元一片婆心
其意固應存心
何

矣。利長以疾辭之。以其書來獻兩府。五月利長卒。命子利
光襲封。秀賴傳片桐。且元常誠。秀賴曰。德川太公不失義
元之誼也。而納氏真不遺信長之好也。而助信雄。先公知
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
禍將不測。秀賴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
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遣方廣寺以繼先志。至是畢功。
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之期。以七月秀賴親往。是
歲高山友祥內藤如安等以奉蠻教下京師獄。前將軍遣
吏二名往與板倉勝重議。放友祥等于海西。流餘黨。於是
界浦有犯人二吏率卒往按之。途經大坂。有訛言曰。且元

忠而被謗信寬
疑且元有屈原
之屈

二語却非惡言也
以和德川之圖秀
賴之屬必不傳已
之勢

候秀賴出。導東吏取城。秀賴懼。不出。二吏既按界浦。遂之
長崎。訛言乃止。將慶之。其鐘銘觸忌諱。類呪詛者。上棟牌
亦不如式。林信勝僧天海等交言之。前將軍怒。乃馳使傳
其慶。八月且元治長等來謝。女使二人又奉淀君命至前
將軍。召二女使。謂之曰。右府吾孫女婿。淀氏亦吾婦之姊。
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雖如聞大
坂日招士繕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
此。況後世乎。雖然。是非出於右府。母子蓋為奸人所誑。誤
焉。爾苟悛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
遂趣江戶。候夫人氏九月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責且元以

毋明言其任
彼思而得德川
之事每多含藉
如此
且元之言既有向
例可循一時權宜
救急亦無不可特
怪德川公方欲布
命於諸侯而口必
質其母以為信恐
未免為煩媚命賊
孺子不悟一語想見
技狹而起憤奇思
之狀

輸誠之實且元請其肯不答且元乃與二女偕辭去行思
之得三策曰納淀君為質曰使秀賴居江戶曰避大坂徙
他因密啟曰質母於德川氏者先公所嘗為也是為上策
或譖且元賣君淀君大恚與群臣決議誅且元舉兵且元
奔其邑茨木遠近騷然板倉勝重飛書來報十月朔報至
駿府前將軍方與諸子觀散樂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
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戶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田
是秋課西諸侯修江戶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坂秀賴
亦益散金募兵關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四集大坂號稱
十萬又四出抄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

且元知勢不可為
而附德川以謀
不克其義雖勇
不能任賢而共
終屬失節
天時不地利地利

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之
事不腆弊邑之穀敢攜從者治長辭不敢取勝重乃使賈
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伏見留守松平定勝并伊直孝與
勝重議遣謀大坂悉知消息輒報之東府置關于淀葛葉
以檢兵士往來尼崎城主建部某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
有姻前將軍命池田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景將兵援守
片桐且元已納降於我將自茨木赴界浦與大坂兵戰尼
崎下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偽不肯救且元敗走大坂兵
始合而捷氣倍壯大議守備其城故秀吉所築窮天下力
塹壘壯固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於是益設塹壘置

不交和雖有萬
城深池何異事

侃卓不為利誘
情誼不背於事
勢不失最得中正
之道

守兵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之小山縛送江戶島
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府且請師期淺野但馬守國富兵
強而與大坂相為腹背議者以為大患已而大坂果數遣
使誘其君臣以利但馬守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太閤足
矣吾於東府恩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人不義孰大
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說但馬守乃欲斬其使懼而止前將
軍得諸報告乃下軍令曰伊勢近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
急扼淀勢多大和兵自守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大津坂本
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並俟大軍勿輕
戰東海東山將帥皆隸前將軍關八州及陸奧出羽將帥

特地提出此輩仿
被杜漸懷慎之
德川過不剛之事
往出險不衷其
所用之皆精敏
練達善能任事

皆隸將軍而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其弟忠
利等居守江戶蒲生最上氏以下隸之賴房與其傅中山
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傅成瀨正成賴宣與其傅安藤
直次皆從軍義直初為右兵衛督賴宣為常陸介並敘從
四位下後並進從三位任參議兼右近衛中將賴房初為
左衛門督後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少將於是分賜白旗
於義直賴宣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前將
軍以數百騎發駿府大坂發刺客入京師欲狙駕且焚二
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二日駕至京師傳奏
司傳勅勞問少將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光以三萬人皆

堅勁整嚴軍情
固結不愧大將位
未後根本死刪板
葉隨手掃蹤計

會焉居三日。召諸將開大坂圖議戰。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為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繼之。忠明與平信昌少子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其兄忠正卒。代領其衆。統美濃將士。於是先鋒自南面進。以北面難濟。令伊奈忠政壅淀川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尋使毛利福島氏助之。十一月高虎至大仙陵。時城將薄田兼相山口弘定掠平野。望之而走。城將大野道見焚天王寺。以撓我軍。高虎不動。終與直孝進陣住吉。城將堀氏弘掠界浦。聞之而走。過高虎軍前。前部渡部了慮其有伏。不敢擊。淺野但馬守將兵發。紀伊行擊上兵。應大坂者。

亦甚得

取之如獲不煩戰
守兵真同志哉

來與高虎議事。還陣大鳥。池田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至神崎川。城昌茂奉命監其軍。二弟亂下流。利隆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天滿中島。利隆欲濟。昌茂止之。其夜二弟復渡下流。逐守兵以取中島。將軍以前將軍入京師之日。發江戶兼程而進。十日至伏見。其明諳二條議事。十七日前將軍陣住吉。將軍陣平野。義直賴宣陣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井伊直孝、藤堂高虎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秋田堀尾京極諸將陣平野西。伊達金森諸將陣今宮。淺野蜂須賀鍋島諸將陣今宮北。池田加藤山內森有馬諸將陣中島。九鬼向井諸

弟我天公之意前
彼自新之路德川
之我秀賴倣容
至矣無如其終不
悟何

高懸秦鏡酒燭
其奸妙在即竹高
虎治之其推誠如
是有不感奮者哉

葉收錄瑜收發管

將以兵艦泊傳法口。兵總五十萬人。環城四面。不遺尺地。前將軍度城中。必悔使人議和。不肯已。而住吉邏騎夜捕一卒。曰欲適藤堂陣。誤至此也。檢其懷得秀賴書。書曰。二魁深入我地。子計中矣。宜速令東國歸欵。諸將斷其後路。事成則加封如約。前將軍覽書。曰。彼欲離間我謀。何淺也。召高虎。賜書及卒。高虎訊得其實。乃斷其手足。指點額曰。秀賴縱歸之城。兵又誘池田利隆。曰。事成封以備前播磨美作利隆。縛使者獻之。兩將軍終議進取。阿部正之。安藤直次。永井直勝。小栗忠正等數十人。為巡使。大須賀氏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勝。護罪出亡。以老兵事被收錄。是

更信尋常奏禮惟
不以一背捨大德故
終窮而戰

役皆為巡使。傳令諸軍進退操縱。莫不如意。蜂須賀至鎮。攻取穢多崎。九鬼守隆。向井忠勝。以水軍奪敵候船數十艘。上杉景勝攻鷓野。佐竹義宣攻今福。皆破其柵。城兵分道出拒。船載銃手。出其中間。力戰交綏。已而城兵以柵難守。棄之而退。將軍令片桐且元。代入屯備前島。以其最近城。屬以礮手。諸將將攻博勞洲二寨。北寨下有洲生蘆葦。皆以銃卒守之。我軍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兵寡者。又不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隣子也。欲以功贖父。乃請以手兵往。得舟二隻。以檣為棹。而濟敵守洲者。皆走上寨。發銃。忠總仰攻。連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助之拔北寨。又

一路進取勢如破竹

觸目便驚精於軍旅

不進則謂其其機
擲進則又恐違命
此事固出於兩難
然德川既有戒於
前則昌茂之不敢
輕進亦未可厚非
也必欲以孫武言
責之過矣

得蜂須賀氏援兵遂拔南寨進取土佐港阿波坐港還效
首虜前將軍曰不愧忠世之孫矣於是諸將爭進池田忠
繼臨蜆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島二寨曰旗植
而無烟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乃濟中島諸將欲
繼濟城昌茂止之曰太公命我護軍戒其持重公等違我
言乃違太公言也諸將乃止已而中軍傳令責諸將逗留
諸將答以昌茂前將軍召昌茂使林信勝讀孫武傳至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何
也因逐之令諸將進入福島淺野氏以船兵至海口為其
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砦相踵陷沒川場天滿二寨

脆薄背水必遁其夜果焚寨而退城將大野治房守道頓
港亦驚走入城蜂須賀氏兵追獲其旗幕十二月忠總忠
繼與淺野鍋島九鬼諸將進入川場利隆等進入天滿東
南諸將亦進逼城伊達政宗至川場并伊直孝藤堂高虎
至生玉臨空濠而陣城兵燒外城諸橋獨存淡路本街高
麗三橋石川忠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使敵不得燒諸
巡使請救之前將軍叱曰止矣我軍欲登城何恃橋哉彼
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遂令諸將曰設垣列牌俟令而
進勿妄鬪以損一卒又以天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
金工光次為介遺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議和將

將軍之意蓋欲圍
城而以和議為不
必之事前將軍之
右急欲圍城而以
議為不可少之舉
將軍之意惟恐和
議之果成而前將
軍之妻則猶有不
忍之心也

不罰破令之乃不
欲阻戰士之志
從容簡雅武郡侯
之綸羽扇羊叔

軍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下兵
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已前將軍曰未也
將軍不懼本多正信曰太公必有神筭願少俟之藤堂高
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光明使為內應光明約期事覺被
殺藤堂氏兵不知而進井伊氏兵繼之加賀越前子弟亦
進逼玉造貳城故秀康庶子直政先登建幟濠上而城將
真田幸村善拒我兵死傷頗多前將軍望烟怒曰奴輩敢
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之將軍請罰破令者前將軍曰
破令者亦不可得也兩公屢巡視諸營前將軍未嘗裹甲
被葵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兵望觀識之叢

于緩帶輕裘
得可以長足

銃兩注衆爭請避之前將軍不顧按轡徐行橫田尹松後
至排衆而進曰此公喜當矢石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請
往焉乃扣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將軍巡至天滿登有馬
氏堙樓城兵狙發大煩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帥
巡師與斥兵異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
兩帥皆天授豈可徼倖批衆勿妄發銃六日前將軍徙陣
茶臼山將軍徙陣岡山築連珠砦相接壅河之功既竣湟
水多涸城兵木驚我軍以上豚填湟列竹牌排鐵楯起距
堙鑿地道而發銃鼓譟者每夜三次使城兵不得休止前
將軍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將軍復請

驚疑疲敵可見
夕戰無勇心兵中
巨畫策

愛惜民命居然
不者之言

二者之中兩事皆
片烟且元前所料
及惟周池之填差
異耳

看似懶怠不知却
是過於勤謹故

凌城齊登前將軍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且損兵而得城
吾無取焉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城中眾議不決多願
和者大野治長等建議曰德川翁且夕人也明歲西吉東
凶且約和以為後圖乃勸秀賴請和前將軍曰右府誠自
艾則吾莫復介意城內客兵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填周
池曰徙大和曰以淀君為質必居一焉數日答聽填周池
而請為客兵加食邑前將軍怒曰釋之已多矣奚勝養之
乎議乃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詣井伊直孝議事直孝方
睡起揩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曰我慮敵出襲夜不交睫
唯書間得睡耳城將大野治房愧道頓港之敗欲有報之

婉約之辭專順之
意說來恂有禮

千戈擾攘中忍
請出一婦人作使
者真是別開生
面

時阿波兵陣本街橋西治房夜出襲之阿波兵亂死傷頗
多人乃服直孝也先是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
藤原實條來勞於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雪于
戎間宜委軍事諸將以還息於京師即欲和議將詔秀賴
成之前將軍稽首曰臣少慣軍旅且職分所存不可獨逸
勿勞聖慮至於和議臣自修之不足以辱天詔使秀賴奉
詔則可若不奉詔適增其罪臣則不得不誅夷之是以敢
辭乃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常光氏常光氏京極忠高母
而淀君妹也使之入城勸和經工場而往工人千百成群
造諸攻具飛橋輜輶皆以千數常光入城具說淀君淀君

急於此重德川之
意請必以後年兵
可以長驅直入探
城下耳

初與秀賴俱巡視城內。見守兵頗壯銳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目皆兵。旌旗際天。淀君色動。已而備前島軍發大煩。中閣第二層。二女震死。淀君始大驚。勸秀賴成和。而會常光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傳命曰。右府必欲居大坂。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闕。特逐諸客兵。使東軍毀外城。填周池。以著和親之實。秀賴母子召諸將議。議未決。本多正純使人言治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遞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質。治長欲遣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弱者何用。乃率其家子而還。十九日和成。約填周池。逐客兵。二十日。板倉重昌入監。秀賴誓書。秀賴

重昌能請令前將
軍。意欲不以喜之
和而許之深

西軍之所能計及
者。軍。豈有軍
計。及。安能伺其
間。陰謀。進。退。哉

問曰。兩公何可呈。重昌私對曰。呈太公持書而歸。前將軍目逆而問曰。嚮遣汝不命其所呈如何。重昌告狀。前將軍喜曰。非汝不能辨也。城將度我恃和而懈也。欲襲茶臼岡。山夜使人候視。見其嚴備。乃止。初西藩獨島津氏未來。會二豐二筑將帥受密命。亦不發。於是。以兵艦三千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日矣。前將軍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圍。特留勳舊。是將填湟。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瀨正成。掌之。諸侯爭助役。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賴聽命。終不可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前將軍曰。吾與豐臣氏。以義合者也。長湫捷後。聽和入京。師始助征伐。終

此數語皆屬其情
蓋德川之意總以秀
言而囑言猶在耳
未忍一旦食之若服
累不悛則再尋早晚
兩守可告無憾於秀
吉之靈矣

不救其元惡其有詐
之故其本心原為德
川氏也高麗人曰

受委託關原之役。乘勢壓大坂。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
恩。吾苟欲除之。豈俟卿等言哉。吾特念太閤舊好。以保全
之耳。彼復負我。敢行不義。則自取亡也。卿等且勿言大坂
諸將。欲要擊前將軍。二十四日。前將軍與數十騎。夜發行
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為神。初。前將軍之出京師。命林信勝
等。索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五山徒開局校寫。在大坂軍
中。遙督其役。使者往來不絕。至是。畢功。為三本。獻納其一。
置二于駿府。江戶。二十八日入朝。上皇天皇慰勞。親至。命
議正朝廷爵位。興諸節會。時京師流言。池田利隆懷觀望。
逗留中島。故其尼崎戍將不救。且元前將軍怒欲奪其封

會。悠。之。言。能。使。其
自。混。淆。如。是。倘。使。其
明。力。爭。誰。能。毀。其
甚。意。

以與其弟忠繼。利隆之老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
明牽裾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為圍人。長湫之役。
池田輝政見父兄歿。欲戰死。大膳扣馬過之。輝政怒。以鎧
踢其項。血被面。而不縱。遂存其祀。前將軍記之。嘉其世忠
節也。乃釋利隆。次年忠繼母子皆卒。命利隆攝備前國事。
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
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為嗣。於是秀宗從軍。前將軍愍之。封
以富田氏舊邑。宇和島。食十萬石。筒井定次遺臣多應大
坂幕。以故賜定次死于配所。將軍在岡山。亦論賞諸將士
功。是役并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

深明大義不以利謀
改其操德川不許
免其初心矣

謝婉意服源得
體制

將軍遂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每有君事，臣攝焉而從可矣。今以庶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彥根十五萬石，別賜邑于直勝。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歲，有強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密召見，以常所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為書院番頭，稍進大番頭。於是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坐執政本，多正信之上，坐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慶郎君知人也。當是時，諸正卒已填外湟，遂及內湟，城中詰之。

對全失其城非復
豐臣氏有矣

識和之師下退再舉
之計已具可知後所
氏父子非真能解
然其意彰著

曰：初約填周池，謂西南外濠也。今及於此，何也？成瀬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也。且和親已成，何用湟為？今欲存內湟，其意如何？城中不能爭，遂晨夜督役，超歲而畢。獨餘牙城一湟。元和元年正月三日，前將軍發京師。九日，將軍入京師，盡罷諸侯，就國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功。竣且告大坂，有再舉之計。居五日入朝。又五日，東二月會前將軍于中泉，密議而往。十四日，前將軍歸駿府。將軍歸江戶，江戶之士有小幡景憲者，有罪出亡，仕前田氏。王造之戰，先衆奮鬪，城將大野治房識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佯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遂告再舉之計。因約期遣歸。

情勢未露來使使
致其討討以俟彼先
發則曲在彼而直
在此矣

從容坦率治房之
能察其中情

夢奇笑一無知識

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啓之將軍將軍與前將軍
議為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坂益召募客兵以間使招景
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兩公再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
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鄉則恐費力也汝勗沮之
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固執不聽
信景憲之說也或說治房曰景憲謀賊也請驗問之治房
敬為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即從一奴入治
房曰人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來見兩將軍已
熟知敵情而秀賴未知之三月使青木一重及二女使來
請曰兵荒後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參議義且將娶故淺

取之易視同反手
深覺其陰謀無技
也

惶惑之象亦以鎮
靜勝重直老成
練達之才也時
有景憲狂傲耳

野左京大夫女前將軍謂二女使曰右兵衛督成婚在近
吾亦將往焉東國女子不嫺禮節汝等幸往相之婚畢則
吾自適京師以計賑給之事乃遣之尾張已而京師報至
曰募兵聚大坂者十四五萬兵勢什倍前役前將軍笑曰
多多益可敗不必禁之終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
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京師方訛言大坂兵來負
擔四走或入關門及公卿宅板倉氏僚屬請為兵備勝重
曰置諸乃便服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而諸將至直
孝陣東寺高虎陣淀去歲之役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
箱根不得出於是間行屬井伊氏藤堂氏將渡邊了縱敵

勸諭再三不厭
德川竭分兩波並語
而彼却端力投羅
網中真妄人也

於佳吉。高虎自恐被疑甚請了。舊臣亦忿了新進傲人也。了請去不許。四月九日前將軍至尾張。召大坂使者曰。吾聞右府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也。吾將往驗其虛實也。因留使者不遣。遣常光氏再諭弭兵。居三日成義直婚。又三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賴不聽命。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乃徇畿內。應大坂募者收其妻子。降者宥之。將軍以前將軍至尾張之日。發江戶。少將忠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二十一日至伏見。明日來謁二條城。前將軍欲以二十八日出師。將軍以兵未全集。請少俟之。前將軍曰。此役當決於野戰。野戰不用

奮袂爭先躍上欲試

以遠者先後調停
滿屬正情特是耳
斥太公為無道理則
未免失應對之體
何粗疏乃爾

多。乃公以見兵先往。汝合大眾繼之。將軍曰。鬼在此。使人先世謂之何。前將軍曰。吾老矣。不復可遭事。必先衆一樂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太公在京郎君在伏見。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前將軍乃止。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略。高虎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俟其遠出擊之。則敗衄之餘。無復守志。前將軍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鄉。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尼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淺野蜂須賀以下南海將士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大和口先進。少將忠輝伊達政宗為其帥。水

假使直之權傳不致野時領事委任大將必當公是也

敵慨情保障心殿英銳果敢為德川氏平城之功走

野勝成爲其先鋒。前將軍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毋可者。汝統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爲策應。期其全勝。慎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而出。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爲中軍先鋒。柳原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之自河內口進。先是城兵侵大和。大和法隆寺有工人中井正次。前後爲東軍造攻具。城兵怨之。圍法隆寺焚之。二十六日。大野治房亦寇郡山。守將筒井定慶棄守遁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之。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取也。疾馳赴之。治房至不敢逼。遂退去。勝成追躡。至法隆寺。會淺野

習知兵法言爲經

兩雄相角軒輊難分多胡某之箭大爲得力

但馬守以兵五千北赴和泉。至佐野。治房等誘紀伊土寇。使起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龜田高綱曰。平地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檜井。蔽林塞蹊。而陣。但馬守從之。明日。黎。治房先鋒。堪直次。岡部則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紀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槍傷。而交退。多胡某射斃直次。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具塚。聞敗走。而紀伊土寇亦平。但馬守復進。勝成分其部下爲二隊。以堀直寄松倉重正爲左右隊將。重正不告而進。直寄怒。召居民問捷路。對曰。龜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路取敗。武人相傳以爲凶也。直寄曰。吾既從軍。凶其

殺然決然二無拘
忌深合為將者
度

兩次好謀皆其時
摘獲大局賴以不
敗勝重之功多矣

安閑暇豫余見
戎馬倥傯氣象大
坂也庭宇握手中矣

分也。且守屋以敗。安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先重正至國
分嶺。已而勝成引諸軍踵至。少將忠輝猶陣南都。兩將軍
以四方兵漸集。遂議親出會大坂。細作入京師。欲焚禁內
及二條板倉。勝重捕下獄。前將軍以故停行。五月五日。乃
發令諸軍。持三日糧食。以米鹽酒漿一櫃。自從。駕肩輿而
行。將軍發伏見。上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山。前田利光
少將。忠直以下皆從。即日。前將軍舍星田。將軍舍角南。城
中聞我大軍至。乃議戰。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邊尚出陣
平野。大野治長。真田幸村。木村重成。長會我部。盛親相繼
而出。兵各萬餘人。計邀擊我先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

隨處應智慮
周匝

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
出。我不意也。乃嚴備以俟。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
赴中軍。取節度前將軍曰。事如我意。六日昧爽。與將軍俱
發。至平岡。勝成遣直寄重正等。赴道明寺。遇基次于片山。
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橫。重正反之。兼相尚來救。基次勝
成。擊尚破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景綱。
擊基次。兼相亦破之。大野治長。真田幸村等。自道明寺以
二萬餘騎。援至景綱。與幸村戰。不利。陸奧銃隊承之。幸村
卻。於是勝成與諸將齊進。合擊伊達氏。銃手菰又市射基
次。斃之。水野氏。騎士河村新八。縱兼相亦斃之。本多松平

良將精於馳名
受軍鋒而兩無
不披靡豈臣何
竟無人能敵者

聞聲而胡敏莫
甚
急欲圖劫冒
險輕進覆斃之
各由其自取

丹羽氏縱左右翼大破治長治長尚皆走幸村込保南阜
勝成馳使促伊達政宗曰公自進中軍以備幸村橫擊則
吾追其北不使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促之政宗以兵疲
丸盡辭一柳直盛在越後部下請進援前軍忠輝不肯幸
村與尚遂更殿而退藤堂高虎自千塚南赴道明寺其二
族將高刑良勝先進渡邊了自為斥候還報曰道明寺警
聲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
高虎使人遏先部轉旆而左了曰茲地沮洳請由別路乃
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盛親伏堤
下二人死之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促高虎

疾是先登軍中
飛將

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并伊直孝赴道明寺亦轉而左
與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督
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勿亟用槍亟用
槍則敵近而勢竭衆冒進不利敵爭感之菴原乃麾而進
山口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二騎
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麾下繼進菴原刺殪重成安藤某
取其首敵兵皆潰并伊氏兵追北里餘其游兵見盛親幟
橫迫之渡邊了亦見赤隊來也乃奮擊走盛親進扼平野
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邀道明寺敗兵高虎曰斯奴不死於
死處今何嘒嘒乃爾歸師勿遏宜速收兵會有一監使至

屢復不勳及解痛
晉高虎宗然而誤
軍機非忘矣

有志不成至為可惜
惜渡邊了時定當
當附屬而歎

世情脂膏氣節
難容多雖多才
不能免也可歎

有節克流血履
未絕鼓音氣概

了。迎。而。言。曰。陪。臣。敢。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麤。之。則。大。坂。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聽。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答。以。日。已。暮。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喪。我。良。是。為。憾。耳。直。孝。曰。僕。自。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將。樹。席。幟。追。敵。指。揮。甚。可。觀。斯。人。亦。死。否。高。虎。然。然。了。免。胄。進。曰。所。謂。席。幟。即。臣。也。因。呼。其。屬。兵。曰。掃。部。君。有。獲。詞。我。輩。不。徒。勞。矣。然。了。終。以。傲。謾。見。黜。是。日。神。原。康。勝。等。至。菅。江。擊。敵。將。木。村。宗。明。康。勝。患。瘍。膿。流。至。鎧。氣。不。為。撓。奮。戰。破。之。與。小。笠。原。秀。

更番而進勞者俾
休為軍中五妙
法

愧恥自奮為懷致
死急成功可也而
待矣

政。等。進。赴。若。江。監。軍。藤。田。信。吉。扼。之。而。止。少。將。忠。直。與。其。老。本。多。成。重。等。陣。四。條。暇。在。井。伊。氏。後。皆。不。逮。事。兩。將。軍。聞。先。鋒。戰。酣。欲。以。中。軍。繼。之。而。捷。報。累。至。効。首。虜。於。馬。前。日。已。暮。前。將。軍。次。千。塚。將。軍。次。道。明。寺。下。令。曰。詰。朝。攻。城。先。鋒。戰。疲。當。以。他。軍。易。之。忠。輝。忠。直。皆。以。逗。留。失。旨。本。多。成。重。以。忠。直。命。來。稟。曰。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前。將。軍。罵。曰。惰。夫。晏。起。不。逮。事。尚。何。言。哉。成。重。等。惴。恐。還。報。且。曰。君。努。力。忠。直。乃。徇。其。士。曰。明。日。我。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小。笠。原。秀。政。亦。恨。為。監。軍。所。誤。出。雲。守。本。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往。見。之。曰。明。日。吾。有。尺。前。無。寸。卻。忠。朝。曰。

退讓有禮見良弟
情可以風勵世爭
財啟覺致華是
之情者

子得我心。初忠朝父忠勝臨死囑長子忠政分遺財於忠朝。忠朝曰：宗家多費用，吾已辱分地，不敢受。忠政固子之忠，朝曰：且寘之。兄氏以俟我需，及役忠政問焉，答曰：既辦之矣。及在大坂，病其營處多沮澤，請易之。前將軍曰：乃父為戰，未嘗問險易，若何不肖焉。忠朝慚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既而前將軍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為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片桐、石川蒔田等在其右；本多正信、土井利勝、酒井忠世、本多大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繼之；少將忠直為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鄉、淺野丹羽、仙石等在其右；榊原康勝、松平康長、酒井家次

何此是情想
諸人皆在夢中

無論作何計策總
川氏總未必落其
圈套徒勞用心

稻垣重種繼之。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次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前將軍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植村家次、板倉重昌、本多信勝、內藤掃部等衛之。參議義直參議賴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本多忠政、伊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左。處分既定，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以大敗後，衆心恟懼，會議決計曰：東軍來逼，不出二三日，欲誘之於南郊，而自西橫擊之。天未明，使人出為斥候，候者東南望，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以為曉霧。

描摹情狀應如
繪作者真寫筆
手

看得渺乎其小比
弄兒為尤易

只須看右一便無
混雜之慮乃老
馭眾之才

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乃大駭。馳還告急。乃傳令諸將。真田幸村陣茶臼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我右。森勝永竹田永應大野治長及七隊長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今宮。而秀賴親將繼之。鎧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而出。其將帥人人欲必當兩將軍。將軍候騎來自於左。軍曰。大兵出矣。請速進。旆前將軍叱曰。敵空城。而。出。不。過。七。萬。何。謂。大。兵。乎。及。住。吉。乃。舍。輿。穿。鞍。左。右。進。鎧。斥。之。曰。誅。奴。輩。何。以。鎧。為。紵。衣。黃。掛。而。上。馬。其。騎。與。前。軍。輜。重。相。亂。不。可。禁。顧。命。橫。田。尹。松。尹。松。進。呼。曰。騎。左。重。右。道。闕。而。行。使。人。返。馳。告。義。直。賴。宣。曰。速。來。戰。將。作。也。

將軍脫卷蒙
亞於父

又有瀟灑正
信可與將軍父
子身足

一語包括全神極
其切中

有漢死志可
操必勝之券

已而右軍傳呼。將軍至矣。長政嘉明出謁道傍。將軍甲而不肖。單騎從二十餘卒。巡師見二人。立馬拊之。二人進執其銜。曰。疇昔敵遠出。憾其逃入也。而今又大出。齊授其首。幕下之事。無不如意也。將軍首肯曰。今日剪滅之本。多正信。筭與從焉。柿蒂衣持團扇。拂蠅而過。長政嘆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曰。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矣。將軍行至前部。布令而歸。兩軍既近。左先鋒隊將本多成重上阜候戰。忠朝秀政與勝永永應以銃手挑戰。戰少不利。幸村乘之。成重顧麾我軍。軍乃進。忠直曰。吾自此直入閻羅廳也。因呼餐立而食之。一人捧餐一

大聲奮呼維威
赫
負傷戰殺敵
致果壯勇之概絕
類超羣

人持胄食畢而胄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
而直前軍闕而從之忠直弟忠昌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
修理菟田主馬左右縱擊幸村軍終敗走追至安井西尾
久作與幸村鬪斬之忠朝見其軍卻乘愛馬百里馳且呼
曰出雲守在此盍回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殪二人一
人以銃迫之射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銃者其圍
進鐵櫓乃左奮櫓右揮刀殪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踰溝
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某伏屍上扞敵而死秀政亦躬
自力戰終死之其長子忠脩死於櫓下少子忠真被創
欲死其臣澁多見某安積某扶而還右先鋒隊將伴八彌

千戈紛亂之際偏
有精細心思想出
兩軍分別其警
敏過人

安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有勝敗本
多遠藤諸將橫擊之治房敗走返戰于稻荷又敗纔脫入
城右軍已前左軍稍卻直孝高虎顧助左軍酒井柙原諸
將方承敗進而戰未決直孝高虎橫斷森氏軍後破之與
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以前將軍令至督衆返擊破之
勝成率所部奉命赴住吉望左軍戰作轉向天王寺行破
敵兵而趨川場與明石守重遇交綏而比大番三隊以將
軍令邀擊守重于勝曼走之時兩軍酣戰埃塵大起彼此
紛拏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爲東兵冒暑遠來面目皆黑城
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

秀賴即使親出
志何濟於事

萬分緊要之時
忽欲召還治長
是直退兵延敵
也總之秀賴此時
已手足無措矣

特着此句見忠
直果然先登不
虛其前言

傳倣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聞城中有反者不果又以
前將軍數遣人議和召還大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敵軍
皆顧後我軍乃乘之遂大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前將軍
進上茶臼山將軍進上岡山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
舍城中有為內應者忠直兵乃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
植幟城上是為先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水
野勝成繼忠直而入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終及天主閣烟
燄衝天諸軍齊呼皆破門而入秀賴避火于觀月樓淀君
及夫人德川氏以下皆從之池田利隆發尼崎路望其烟
乃馳濟神崎要擊敗兵多得首級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

四字中有無限
驚喜之神
今予爾孫功成
卓德可公此時心
欲生花矣

高知發高槻與敵將仙石某戰于備前島敗之毛利秀元
及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港口松平乘壽自森口金森
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
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前將軍據胡林望見火起左右有
更關原之事者乃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將軍來賀前
將軍曰汝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乃執其手曰可
謂乃公孫也忠輝見不顧義直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
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而天主烟舉賴
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臼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
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歲

其志可嘉姑且慰之而已

不能自見極而於此時作搖尾態秀賴真小鬼也

矣。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前將軍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也。時秀賴猶在樓上。大野治長欲免夫人以成和也。使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窘步亂兵中。城將堀内氏久觀之。進當其前。辟人而出。呼我將坂崎成正護送之。治長遣木村某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來啟。前將軍喜曰。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信又啟。將軍叱曰。盍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精倉中。益發使乞命。而日已暮。將軍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守精倉。以俟命。八日前將軍遣本多正純及加加爪某往驗之。且言曰。事已至此。無復可言。太閤舊

情狀可憐豈良之威風掃地矣

領之而不加責可知德川公之意亦未嘗欲釋秀賴直孝等亦為適合其也

好。吾竟不能忘。苟母子皆出乎。置秀賴于高野。給淀君以萬石。治長入告。出答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獨萬兵所注目。願得二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答曰。軍中唯一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曰。大旨雖仁。恕貽禍之道也。是在我輩耳。乃發銃倉中者。二秀賴以下。知絕。皆縱火自殺。前將軍方進。至櫻門。以待秀賴。出直孝等來告狀。請罪。前將軍領之。即日午時。遽命駕。獨從板倉重昌。北歸京師。曰。驅之大戰後。當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及淀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諸軍一無知之者。將軍令阿部青山水野高木四將守天王寺。玉造青屋

原情定罪全不
敗德川於此等處
每以次度蒙上此
其意以能得之心

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西面四道卒。以修理城墟。收屍于岡山。以祭軍神。九日凱旋。伏見諸侯爭捕殘黨。來獻。十五日徇長曾我部盛親于京師。斬于六條。磔後二旬。磔大野道見于界浦。大坂將伊藤長實奔在高野。請得監使。自裁。前將軍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木一重。岩佐正壽等。改圖而仕者數十人。古田重然通大坂事。覺伏誅。細川忠興庶子獲罪於父。奔歸大坂。及敗被捕。幕旨宥之。忠興賜之死。冬。役忠興以備薩摩。不來會。及夏。役興前將軍謂近臣曰。忠興必先衆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七

足期平中使能
負復力野可也見
忠明才幹上優

不奉號令則德川
氏之威不立故特斥
去不賞其功
直待事過之後始
予之祿華竟沒
其功

日之戰與有功焉。於是西南諸侯後至者。相繼謁。兩百兩。公收大坂金。賜井伊藤堂氏金馬直大鈔千枚者各二。六月。賜大坂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忠明修荒廢。經田里。期年而殷實如故。十五日前將軍入朝。告成事。獻曰。金千兩。二十八日將軍來。二條議賞罰。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石。後並至三十萬石。水野勝成違教旨。輕自接刃。故不賞。後封郡山。遂移備後福山。食十萬石。本多忠朝死。事無子。以兄忠政子政朝襲封。小笠原忠真襲父秀政封。神原康勝。瘍劇而卒。大須賀忠次實康勝兄子也。命復本姓。襲其封。以大須賀氏衆屬於賴宣。責藤田信吉失軍機。收其邑。令

奏凱策勳雍容極盛

官有體事為
公年易近情使人
不難遵守一時規
模察此可觀

池田忠雄襲兄忠繼封以其舊封賜蜂須賀至鎮少將忠直遷從三位進參議前田伊達淺野氏皆進官爵前將軍季女寡於蒲生氏者再嫁淺野氏至次年成婚閏月十一日將軍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兩公偕觀樂于二條城奏振鉞還城樂延喜樂太平樂諸曲天下大亂伶官耗散者數百年前將軍招撫有年終復舊職朝廷之樂自是興矣先是前將軍參考貞永建武式目與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見頒之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佚遊群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謀反若殺人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勿私結婚姻

力同積習斟酌就中

上奉朝命下採輿論慎重周詳絕無武門驕奢態

侯伯會同勿衛從過節衣服之差勿紊無爵位者勿乘輿諸將士勿厭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又與關白藤原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十七條其略曰天子宜因寬平遺誠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廷臣繼嗣不宜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浮屠妄冀官達者皆宜處流竄是月封織田氏于大和上野諸邑本多正信請毀豐臣氏祖廟前將軍不敢私斷終與諸王公議請焉有詔廢祀典任其頽廢十九日將軍發伏見八月四日至江戶

代人任過難得此忠
義主
德川公每過驕橫
少將必急謀除
不俟與一後思於

是日。前將軍發二條。二十三日。至駿府。初少將忠輝受封
信濃。浸驕縱。嬖善擊鼓者花井某。遂去之。政事有三將。驟
諫不聽。乃訴之駿府。忠輝馳至。誣三將有罪。賜死。及徙越
後。益驕。及大坂。復役。行至森山。從兵與將軍牙騎鬪。殺三
人。長坂信政之嗣在焉。已而向大和口。聽花井言。逗撓不
進。前將軍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誚其罪。有二
士自誣以解之。前將軍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逗撓。花井
歸咎於山田將監。逐之。次年前將軍召忠輝母茶阿。曰。少
將驍健。吾期其成立。不圖荒惰。乃爾。又擅殺長坂。血槍之
弟。在吾在時。既然將軍時。可知吾不得不絕之。茶阿懼。報

子孫貽謀之善處
勝前人以其能
長延世祚歎

泉石堪娛老
是下安閒無事
晚景從容

知命任天胸襟曠
達

之。越後。忠輝懼來謝。不許見。遺命將軍放之。伊勢。後遷飛
驪。遂遷信濃。卒。十月。前將軍遊獵關東。遂如江戶。最上義
光先大坂役而卒。其子家親嗣。庶兄義成。陰應大坂事。覺
命家親討夷之。十二月。前將軍歸駿府。途經伊豆。泉頭以
為退老之地。期以明年營焉。是冬。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
道。毀諸壘砦。發公使。巡察諸國。三年。一巡。又以武門服章
不備。因明春。正會。改之。二年。正月朔。侯伯將帥。隨爵位具
衣冠。賀正。兩府。二十一日。前將軍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
乃歸。將軍得報。大驚。戒行。二月朔。至駿府。曰。夜看護衣。戒
解帶。諸侯伯相踵來候。前將軍自知不起。卻醫藥。不用。三

憂深思遠慨當
以懷德川公至
臨於前代諸家
故不能釋其懷

月。天皇使廷臣二人就拜前將軍爲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前將軍力疾衣冠拜命。尋使將軍饗天使。四月。前將軍疾篤。乃摩婦女不許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諭曰。吾老病。且夕將入地。吾旣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爲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昔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俟後命。初。諸侯各度有不謹。當拘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旣而召將軍曰。吾諭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慎其政治。勿毫有私曲。而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勲舊。宜速加誅伐。將軍歔歔而退。召義直。賴宣。賴房。

知爲慎之乃可以免
善者善者善其
吾安忍先嘗不致
遂厥功也

誠以善事將軍。召其傅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勗以輔導。十七日。疾革。乃顧將軍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將軍答曰。將大亂矣。前將軍曰。善。吾可以死也。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乃薨。壽七十有五。葬于久能山。天皇賜卹典甚厚。賴宣就建廟焉。初。神原康政兄清政輔。故世子信康。及世子敗。棄官出亡。晚依康政。前將軍召賜祿。守久能。尋卒。長子清定留仕宗家。乃令少子照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終。枕其膝。以絕將軍。因使照久掌祀事。僧天海請號廟大權現。三年。將軍以遺命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就建新廟。四月八日。畢事。旣望移主。

激成澄清之法

務農為多民之本
東照公重之得治
術之要矣

正殿天皇遣廷臣三輩宣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
將軍自江戶來次日祀焉柁井親王尊純掌禮後三世益
修祠宇天下侯伯至諸外夷皆獻器材而親王更來護廟
以為常後三十年詔改大權現曰宮東照公為人沈毅有
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
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以鎮護王國為已任自執儉約不
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遊畝以
訪疾苦其為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公幼
質於尾張有獻百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公曰吾聞主將
不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于園其一

主支編諫以風不意
出於身兵尤屬難
得

轉移敏捷心地明
白而犯禁者詔更
免精確之臣

獎賞般不啻若
自其出所以鼓
舞者備矣
老長諫極真有
求賢若渴之風

網于濠皆被拘擊身兵鈴木某欲諫之未有路乃故自矯
令取池籩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公觀於池問守者守者告
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
易人惡乎得為天下公大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鈴木
木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搶犯敵者賞可倖犯
君者罰不可測也公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一人留請
曰臣承間故有白出一疏于懷獻焉公使其讀而聽之每
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
出本多正信侍坐啓曰彼何輕率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
君何褒之公曰否吾褒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

孰知世情故有前
切之論其愛材之意
出自至誠

言切於實用誠
能世守則則邦
本之固等作若
矣

至矣公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
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
者豈敢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趨柔媚
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
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已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
請倍其俸正親為公忘私獎厲士風汝輩何不類焉又嘗
諭將軍近臣大意謂天下安危在將軍之心宜留思焉獎
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則士怠用人勿
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偏大則履其根
猶執鳥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可

此語實包括源平
二氏之聖臣民諸家
覆敗之由

明
罕譬取喻源切著

不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臣秀吉之用石田三成
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誤用大賀殆陷危禍可不懲哉乎凡
天下之亂起於主將縱欲而宰臣專權也浚民膏血盈之
府庫目曰能臣是為君蓄怨耳且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為
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內氏所以衰亡皆由
於此也凡政在因其舊我嘗赴陸奧見源賴朝榜牌其辭
曰國事皆因泰衡之舊吾信賴朝之能定東陸也夫介胃
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金可以為虛飾鐵可以為實用
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建立新法務其華飾是大
害也我家法度皆與祖考者舊議深謀遠慮期其無弊勿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詩誥誠忠厚者餘

存名思義我臣等分言

有所變更譬之刀鍛鍊一成傳之子孫子孫各異好尚數附治工則刀終不可用矣凡所貴於故家者以其存舊製養蒼皇焉爾侯伯將士皆與我同苦勞者子孫亦宜與同富貴勿無故滅絕之所以酬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德川氏哉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之以大柄然自有其柄驕奢怠惰以虐生民則天將奪之矣故吾主岡崎慮隣國攻守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下慮四境安危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王國武臣之職為然武臣而遺武是竊其職也可不懼乎公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說曰武田之箭必甘其

德川武田此亭偏與相及是真能擇善而從者以論斷誰非誰是為事輕固德操是老斷輪手

鋌使中人而難拔也請效之公聳顛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之箭必固其鋌使中人而易拔也公幼為今川氏所育今川義元之墓在于桶峽公每過必下拜其仁且義蓋天性也將軍襲職一奉其訓誡以綏撫天下五年夏將軍入朝收福島正則封正則關原之役負功驕橫嘗殺公人伊奈今成大坂之役陰通謀城中又擅增築城郭酷嗜殺戮國民不聊生於是將軍與井伊直孝決策使鳥居忠政就正則于江戶第傳命放之津輕以其太僻改放信濃給七萬石邑舉其舊封賜於淺野氏徙封參議賴宣于紀伊所食如故自是尾張紀伊水戶稱為三家諸侯

名居善善其西東
之性不同尚保其善
則一也德川氏有以云
實庶幾久臻以安
矣

不活以利禄為加為
兩善自知是其操操
王情堅於夫石為
多矣

無敢抗禮。義直。慈仁。賴宣。雄豪。賴房。謙遜。賴房。特不之國。
冠譜。第將帥。以護幕府。是歲。復立花宗茂。舊封從松平忠
明于郡山。以大坂為鎮府。遣勳舊一將守之。稱為城代。六
年。置京橋。玉造兩戌。遣大番頭率部眾更戌。與二條城同。
於是毀伏見城。獨置奉行。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七年。
將軍納女禁內。備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田中
氏無嗣。國除。八年。秋。最上家親。後嗣義俊。以不能統族。屬
國除。冬。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初。正純。父正信。為老中。
東照公嘗欲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
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鎮平天下。而

正純。既為有違倫
之罪。而無盡忠
情。其意蓋為國
寵起見。對狼性
不奇勝誅

臣得送老於其間。何貶若之。遂以二萬石。終。後東照公者。
五旬而沒。正純嘗於關原之役。請斬父。以解將軍之過。頗
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傷倫以要名。必不令終也。及為
駿府執事。興國寺城工。卒誤殺公。邑民。邑宰。求償於城主。
天野康景。康景不肯。乃因正純。訶之。東照公素知康景忠
良。不輒決。正純誣康景。令之斬。卒償之。康景不忍殺。不辜。
乃棄封。出二。東照公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世寬之。有馬
晴信之誅阿媽。港人。正純僚吏岡本大八。揣晴信之希賞
也。誑取其貨。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陰事。晴信以故。敗。
大久保忠隣之寬。世亦以為正純父子所為也。正純時食

老幼不能善靈
之效返之福也
取子孫猶得享
其封是德川氏之
眷念也舊可謂
優矣

小山三萬石。及將軍時。食宇津宮十五萬石。安藤直次曰
正純將及於禍。是歲奉使赴山形。以其增壘擅殺部屬。收
封被放。其子弟前後皆死。獨叔父正重之後存焉。九年七
月。世子家光觀京師。將軍因上書致事。世子時為正三位
大納言。八月入朝。進正二位。遷內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先
是參議忠直。負功。缺望。數不奉法。又縱酒色。殺不辜。幕府
數以密旨勗之。不悛。是歲放之。豐後萩原。剃髮號一伯寬。
永元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後。後三世。以不能馭其下。徙
之美作。食五萬石。其弟忠昌。直政。皆有功於大板之後。忠
昌封于河中。尋徙高田。於是封之。越前。食三十萬石。直政

願終履加龍榮
無匹由其光世
積累之厚而諸
令善守其職固
非傳政也

初支封于大野。後封出雲十八萬石。一伯之敗。本多成重
復歸幕府。列為諸侯。三年八月。前將軍將軍共入觀。九月
六日。天皇幸于二條城。兩將軍率諸侯伯。饗之前。將軍遷
太政大臣。將軍遷右大臣。於是義直。賴宣。忠長。並累遷大
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光。伊達政宗。島津家久。並累遷權中
納言。忠長。將軍弟也。是歲。前將軍夫人從二位淺井氏薨。
四年。蒲生忠鄉卒。無嗣。國除。後數歲。弟忠知卒。亦無嗣。國
除。以白川十萬石封丹羽長重。七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
女諱興子。德川氏出也。是為明正天皇。將軍遣酒井忠勝。
松平信綱。賀之。詔以忠勝為少將。信綱為侍從。皆不敢拜。

即此諸禮可知
善於守或不陸
家聲矣

時異執殊需才
不同忠隣深知
因時制宜道

告幕府而後受八年始置少老職副老中掌諸雜事九年
正月二十四日前將軍薨壽五十四葬于增上寺前將軍
位至從一位官至太政大臣贈正一位大相國謚台德台
德公為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小
心嘗在禁內獨休于便室或闕之公衣冠肅然莫有惰容
其事東照公盡心承懼至微細事無不咨稟關原之役公
不及事而兄秀康弟忠吉皆有功其歲東照公召諸大臣
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者并伊直政右忠吉本多正信右
秀康大久保忠隣曰冢子資望已定不宜動搖且自今以
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也東照公頷之公聞之不啻

友于愛慕則其
根於天性者厚
而於他至仁慈可
知

直政正信紹忠吉亦題忠隣益與之厚每來江戶輒館其
第公以同母故最愛忠吉忠吉疾病公親往其館候視使
者旦夕往來寢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
諸侯會同者不得齋火器秀康嘗赴江戶具銃隊入碓氷
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公聞而驚命吏
勿問自迎謝之及其卒悼惜殊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宣
賴房屬於公曰我百歲後善視之公常念其言故特愛重
三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時必變容隕涕
其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期
公方食舍箸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居常無所耽嗜特崇儒

是刻不悞重花
取信壽此而行自
無敗事矣

兩語的是定評
其智識必甚明
達

用人道乃為政
者第一失綱自德
公慎而選三得者
要領矣

吳威卓之足以
杜人觀觀之心

術好書及歌。諸武技皆究其精。而不以傲臣下。以故諸宿
將豪傑皆馴服焉。嘗謂其下曰。織田豐臣二子喜為人所
事。家君則喜使人矣。所以異也。以故諸政治皆效東照公。
而最慎於選人。將軍之幼。以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
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為傅。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
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利勝常侍燕樂。乘間說曰。願聽伯耆
言。不則雅樂謂之何。將軍輒悟。酒井忠利子忠勝。自扈從
為側用人。公又以為傅。亦大稱職焉。公既薨。諸臣欲秘之。
忠勝以為不可。即夜發喪。於是將軍下教。盡召諸侯伯親
出面之。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

同德協心在表忠
義時將軍氣度
有以備服之也

謀遺補嗣年
措有佳組武克
編無懈體矣

家光既係軍職。當以弓箭接受之。諸侯愕然未答。伊達政
宗進而言曰。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
宗請先往蹂躪之。衆同聲答曰。誠如中納言所陳。乃退。是
歲始置大目付專掌監察。六月。徙封池田光政于備前。初
光政父利隆封播磨。叔父忠雄封備前。皆卒於元和中。光
政嗣徙于因幡。伯耆。至是與忠雄子光仲易封。先是台德
公女適大坂。而寡。改為本多忠政之婦。生女。於是以其女
妻光政。是月加藤忠廣有異圖。發覺。國除。放于出羽。徙封
細川忠興于肥後。割忠興舊封。賜小倉于小笠原忠真。中
津于其兄子長次。追賞大坂之功也。後幕府索加藤福島

不必明言其故而
即此一座餅間
嫡庶未昭也
定東照年動深
沈大率如是

二氏遺胤召而祿之以存其祀十月收大納言忠長封忠
長與將軍同母幼字國松為母氏所鍾愛將軍為世子時
內外流言幕府有易嫡之意世子乳母春日局者往駿府
告之居數月東照公使人言將軍曰久不見幼孫盍使來
見兩公子乃來見公迎世子于上座忠長欲踵升公曰叱
叱汝敢欲升斯座乎坐定供餅公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
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阿國喫之衆望於是定矣世
子為大納言在西城城濠多鳧忠長手發銃獲一鳧焉以
示夫人夫人悅甚命宰之俟台德公入饗焉曰阿國所獲
也公悅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對以實公吐哺怒曰何

嚴厲之情不容
稍假

魯昭公居喪哀
在感而有嘉賓君
子知其不修於魯
令忠長加諸報
則其殘酷上世更
有甚者雖欲不
得乎

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所居乎乃罪其從者忠長既長元
和中封甲斐寬永中增封駿河遠江既而驕恣失驩於台
德公公擯之就國及公有疾田獵自如公疾病將軍為請
召見之不許及公薨忠長無戚容嗜殺喜怒無常於是將
章既除服乃收其封置之高崎附城主安藤重長忠長不
悅次年重長受命諷使自殺自是駿河甲斐直隸征夷府
府兵是時有大番及書院扈從兩番更成駿府十年掘尾
氏無嗣國除次年徙封京極氏焉後三年亦無嗣收封召
其胤子賜播磨地六萬石十一年將軍入朝進從一位遷
左大臣始置京師町奉行斷市人訟獄十四年十月故小

西氏餘黨以邪蘇教煽民據肥前島原作亂將軍下教西海諸侯遣板倉重昌監其軍討之尋遣松平信綱命水野勝成贊謀焉未至十五年正月朔重昌戰死信綱至城陷誅賊渠帥十餘人斬首四萬申邪蘇禁於海內十六年始置大老職以土井利勝爲之免老中連署而猶參大議十七年生駒氏無嗣國除十八年將軍生長子家綱是歲始置勘定奉行數員掌錢穀以松平正綱告老也正綱實郡吏大河內秀綱者子冒松平氏長於理財歷事三世常爲度支嗣子信綱秀綱庶孫而養於正綱二十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兄紹仁是爲後光明天皇天皇正保元年將軍

父子間不肯善
責善則難動不
祥莫大焉東照公
此言深明此義

生二千綱重後爲參議封于甲斐二年生三子綱吉後爲中將封于館林慶安四年四月二十日將軍薨年四十八葬于日光山贈官位如前代諡大猷大猷公幼英偉東照公器之戒台德公曰易嫡亂之本也且竹千代後必爲明將宜速定儲貳焉戒其保傅曰父必求其子類已是不協之原也宜因其器成就之吾於三郎有終身之憾汝輩勿使將軍再憾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東照台德之世諸巨藩各自偃蹇其會同者將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及大猷公時嘗盡召天下侯伯于大城自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下且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

嚴帶饒有陳
慨情莫定風
爽自亦不羣諸
侯伯那得不屈
服

南誠布公威而
嚴

功高不震權大
不妄德川氏所以
能長有其緒也

敬承祖德無敢
戲豫此真保
家之主

第將士至於家光則襁褓已主夫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
已居統率之任而不一事權非所宜也自今待卿等當同
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歲熟思以決去就諸
侯皆遂巡曰敢不聽命公乃起入坐內廳以次延諸侯賜
佩刀公便服盤坐腰無所佩諸侯受刀拜公曰檢刀諸侯
悚息抽刀寸許輒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然而其事皇
室恭順如故其再入朝朝廷欲以為太政大臣公固辭曰
先臣嘗叨此職幸得全首領以沒臣敢復哉公甚敬祖先
諸老臣侍燕間言及東照公事公輒曰少俟之乃改衣帶
盥漱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是非而不輕發之口遇有黜

摘好法伏以溫
嶠煙犀照真水
族諸怪

世治則無事而
則驕縱而習於奢
華此古今未通病
矣費既浩繁勢
必取之於民則民力
困而亂源漸興矣
倘非大猷公力挽狂
瀾則豈守身始矣

陟之議輒曰某貌如此性如此其所知過於諸老久世廣
宣三子廣之為側衆有權寵公一日卒問之曰汝今朝得
諸侯贈遺乎廣之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件廣
之條對公曰未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惶汗
而退更相告警堀田正盛太田資宗等以春日局緣故皆
見寵任皆不至橫邪時承平既久麾下風習漸趨奢侈往
往不能自給台德公之薨頒賜遺金又周加其俸媾嫁喪
葬概皆得貸於官而猶告困乏世子生之明年有教盡召
麾下士人及諸吏衆皆謂當有慶典也公此日患頭痛以
手巾約額扶杖而出諭衆曰聞汝等困乏極矣即明日有

有胞與為懷洞
瘼乃身之概

眷念慮良情深
意至可以慰
志可以勵
未者

緩急出次品川亦不可能也如是則汝等欲置吾於何地乎因大息泣下衆莫能仰視酒井忠勝在側賜言曰諸君恃仁狃恩忘奉之道從今以往不容假貸各自量度勿勞公上之念衆心服而罷已而下令諸士子弟年長堪用者舉充番士因給俸又置新番以大番子弟充之又遣使諸道問民疾苦數舉賑恤之典台德公時青山忠俊獲罪放于遠江及公親政未及復之而死配所乃召用其子宗俊晚歲賜邑于信濃面諭曰自吾之幼汝父盡忠輸誠吾駭不為意使之死配所今悔無及也猶將報之於汝焉庶幾慰其冤魂自今汝事我子猶汝父事我也君臣皆嗚咽

又賜大久保忠季肥前地八萬石及其子忠任終復舊封再鎮小田原以白父祖之冤天下悅服當公之時名臣盈朝肥後守松平正之掃部頭井伊直孝大炊頭土井利勝讚岐守酒井忠勝周防守板倉重宗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等為其最焉自公為世子時信綱忠秋為侍臣公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將軍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夜潛綠屋索之失足墮庭中譟然有聲將軍提刀夫人執燭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觀雀兒愛之竊來捕也將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將軍怒內信綱

知難而從毫不推
諉其專心事
情即奇以概大

堅貞不換其志
可嘉

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自
囊中爭之。徹旦旦日。將軍出視朝。夫人憫信綱之志。而慮
其飢私。肱囊口以餒。啗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將軍入復
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將軍目送焉。謂夫人曰。
孺子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果如其言。信綱警敏絕人。而
能下於人。公嘗欲急改造一城樓。信綱督工一宵而成。以
白紙糊壁。如新聖者。利勝讓之曰。不成則已。是使人主責
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為戒。信綱嘗如京師朝
旨有所徵求。疏十餘條。信綱盡辨其不可。而還。眾稱其敏。
忠勝讓之曰。列世恭順之旨。子豈不知乎。何必盡拒之為。

勇於改過才志
處
雖稍失恭順意
而批鱗直抗其膽
識大是過人

直孝嘗以保金
政宗者實多而政
宗二機便醒頗屬
明敏

信綱驚悔。無措。公之始親政也。下教曰。大小之事。盡如東
照公約。伊達政宗上狀曰。東照公會約封我百萬石。願如
約。幕議病之。利勝曰。掃部頭能辨之。乃命直孝。直孝退朝。
直詣伊達氏。面見政宗曰。聞公舉前代約。請封信乎。曰。信
曰。所謂約有印信乎。曰。有。曰。蓋偽也。政宗曰。何得謂偽乎。
吾且示之。即出示之。直孝受而熟視曰。是故紙耳。乃扯裂。
投爐火中。政宗色然而駭。直孝笑曰。此約蓋出一時權宜。
且事既往矣。今乃持以要利。何計之淺也。政宗曰。老夫誤
矣。因笑而止。福島氏之收封也。群議不決。板倉勝重薦直
孝曰。掃部頭不踐人足跡者。乃召直孝。議遂得決焉。勝重

舉不避親何等坦
直惟其至公無私
是以不復顧慮可
與晉之祁奚比
焉

葵章之幟乃本

為京尹年久。元和中。以老辭職。台德公優勞。使舉人自代。
勝重曰。莫若臣長兒。乃命重宗。重宗慎密廉平。世以為不
愧其父。公嘗有疾。困劇。遠近疑懼。既而愈。馳使京師報之。
重宗答書至曰。臣遊獵數日而歸。以致奉答稽緩。公覽之。
曰。京師驚擾可知也。明日。忠勝入覽其書。曰。京師驚擾可
知也。侍者無解其意。俟忠勝退。問之。對曰。周防守務。示暇
豫。非鎮衆情乎。侍者乃服。其上一心。概如此。忠勝直孝
相踵。為大老。信綱。忠秋。自少老進。老中而正之。特位于諸
老之上。正之為台德公孽子。公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
鄉。邦俗端午節。有男兒者。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

侍中一要物故於
全書歸結之際
借此旁西點
作收筆

情狀十分不平
竟是非實甚過

一言感悟者其友
無心之言者非居
心仁厚者不能
是之勇於補過

詰得其故。有證左。遂以聞。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為嗣。命
名正之。大猷公立而未達也。公嘗放鷹於驪鄉。羣騎散而
自息。公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寺僧誰何。公曰。吾
番衆也。願少息。此僧與坐而談。公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
貴寺在僻。何以得若是。豈有大檀越邪。曰。無有也。唯有保
科氏。亦貧乏。不足有為。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
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公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
頃之。群騎至。索將軍問之。僧僧曰。嚮有數少年來。息騎曰。
是將軍也。僧大驚懼。誅居無何。有敕。增封正之于山形。二
十萬石。賜松平氏。給驪鄉寺香火。邑後正之徙鎮會津。累

主幼則易生眾
疑必生之勢

推置腹天
度丈

遷四位中將。性敦實好學。公特親重之。公臨終召諸老。而屬世子家綱。世子襲職。甫十一。天資仁恕。時利勝已卒。正之以下。受遺命。補佐幼主。不敢為慶讓。以俟其長大。納言義直先公而卒。賴宣賴房猶健。國多流言。明曆三年。江戶災踰歲不滅。城郭第舍延燒略盡。物情恟然。信綱忠秋指麾內外。事皆立辦。忠勝等協議盡罷。諸侯就國。各撫其民。經理土木。盡復舊觀。天下不復動搖。既而親藩老臣前後皆卒。而將軍親政。還諸侯質在城中者。于各第禁殉死。在職三十一年。薨葬于寬永寺。諡嚴有自是之後。寬永增上二寺。為德川氏塋域。初東照公事祖先甚謹。後陽成帝嘗

不屑襲他人之舊
自能獨樹一幟者
作者追叙此事是
有意再將蔡其繼
足一筆極其完密

報本遠逮身爾

欲賜公以菊桐章。辭曰。此已賜足利氏。非新田氏之榮也。臣自有葵章焉。天恩苟欲酬微勞。伏願錄臣祖先。乃詔贈上祖義重。從四位下。鎮守府將軍。父廣忠。正一位。大納言其歲。與台德公偕獵于上野。使土井利勝等如新田世良田。德川諸邑。問其父老。得義重義貞故址。建一寺。曰大光。以奉詔書。與參河大樹寺。皆准勅願寺。台德大猷二公益敬祖先。以故後嗣。以親拜兩塋。為常務。如上野參河。則遣使修祀。而在職之中。必一詣日光廟。以為重典。嚴有公薨。而無嗣。弟中將諱綱吉。自館林入紹職。二十九年薨。諡常憲。從子中納言諱家宣。自甲斐入紹職。四年薨。諡文昭。世

積漸成弱。嘗有二番振作庶幾綱紀重新。

子諱家繼襲職。四年薨。諡有章。無嗣。賴宣孫中納言諱吉宗。自紀伊入紹職。大修會祖之政。厲精爲治。多所釐革。天下號爲德川氏中興之主。三十年辭職。後六年薨。諡有德。世子諱家重襲職。十七年薨。諡博信。世子諱家治襲職。二十五年薨。諡浚明。浚明公以上至嚴有公。敘任官位。概有常例。爲世子時。敘正三位。任大納言。及襲大將軍。進正二位。累遷內大臣。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及薨。贈正一位。大相國。賜諡。其軍職所帶皆同。大納言以前。敘任如源氏足利氏故事。而天使就拜。布告天下。自大納言始。初有德公爲後世深慮。就世祿中立官俸增減法。及祿其二子。不復

結句寫頌揚意。深得善法。

建封土。給廩粟十萬石。賜第于田安一橋。博信公又沿例祿其一子。第于清水。皆爲省卿。及浚明公無嗣。今公自一橋入爲世子。名家齊實。有德公會孫。及襲職。復修其政。任賢使能。百廢悉舉。在職最久。累遷左大臣。終拜太政大臣。固辭不得命。又以世子家慶進從一位內大臣。於是使掃部頭井伊直亮。越中守松平定永。入朝謝恩。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官者。獨公而已。蓋武門平治天下。至是極其盛云。

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戶。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夥。旣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而來。

歸美德山筆錄
婉
掃去陳言獨標新
論層劫餘本
尋源

迺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濶。與參遠接。真天下之衢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布邸列第者。其初皆決嚮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治少亂多。群雄暴時。分裂梗塞。不知其閱幾百歲。而今吾緩帶垂橐。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方邪。世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為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遂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奸雄之膽。而服天下。

酌理對情本神
定往

精警透關
蕪無遺

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銳。勲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宜其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我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邪。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

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內。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豐耳。關原之事。是群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豐。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自開豐。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群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駿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

言定論精當
磨字裏行間
有一唱三歎

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將境助敵。百戰爭鋒。寸壤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為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夫嘗慈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豐。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讀史氏曰。德川家康。當積弱之勢。撫彈丸之地。卒能奮發自雄。創成大業。此非僅才之足以征戰也。實其德之足以治安。夫征戰之才。平氏源氏而降。代不乏人。豐臣秀吉。尤當時之善戰者也。以家康與之較。雖未必遜之。而亦未必

一筆掉轉勁氣
直達
依徊往復贊美
無窮

遠能勝之。然而家康之興。正興於秀吉猖狂之日。而其權勢之厚。亦取之於秀吉之手。卒之代豐臣而興。而世系之長。且為武門所未有。非德之足以堪之。安知不如平源諸家之旋得旋失乎。蓋嘗觀其過人者有三。不凌上也。不慢下也。不失信於同列也。此三者皆諸人之所不能有。而德川氏獨有之。復有起而與之為難者乎。夫功之高者。心必驕。而家康則處之以戒懼。才之捷者。心必刻。而家康則本之以忠厚。人所忽者。慎之。而不虞之患。不乘人之嚴者。寬之。而有餘之惠。徧及。然猶深謀遠慮。博訪周諮。使事事不留一遺憾。令子賢孫。又能承其業。而脩飾之。其長治久安。

也宜矣。夫狼奔鷓張。鯨吞虎噬。平源以來。岌岌乎未嘗有一日之安。豐臣氏為更殘酷矣。有一仁厚和平之德川出。而民之歸之。有不如水之就下乎。



000876-012-6

210.13-R15n

日本外史

頼山 陽/著

M13

ACB-2146



12

210.13

R15n